

“十三五”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

语言学热点问题研究丛书 沈家煊 主编

# 韵律和语法

柯航著



学林出版社  
www.xuelinpress.com

# 韵律和语法

柯 航 著

学林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韵律和语法 / 柯航著. —上海: 学林出版社,  
2018.3

(语言学热点问题研究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486 - 1334 - 3

I. ①韵… II. ①柯… III. ①汉语—韵律(语言)—研究  
②汉语—语法—研究 IV. ①H11②H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91547 号

责任编辑 张予澍

封面设计 严克勤

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

语言学热点问题研究丛书

### 韵律和语法

作者 柯 航

出 版 学林出版社  
(200235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)  
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 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)  
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87×1092 1/32  
印 张 4.625  
字 数 8 万  
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
ISBN 978 - 7 - 5486 - 1334 - 3/H · 101  
定 价 24.00 元

# 总序

沈家煊

这一套丛书的缘起，是出于这样的考虑：长期以来，在语言学领域，我们不断学习和借鉴来自国外（主要是西方）的理论和方法，有成效，在某些方面成效还很显著，但是总的来说，还是觉得运用在汉语上不免捉襟见肘、圆凿方枘，至少勉强不自然。启功先生曾有一个比方，说小孩套圈游戏，小圈圈只能套小老鼠，印欧语“葛郎玛”（grammar）是小圈圈，套不了汉语这只大熊猫。这种感觉突出反映在一些有争议的热点问题上。有的曾经是热点，如词类问题、单句复句问题，冷寂了一段时间，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，还时时冒出来困扰着我们；有的是国外出了新的理论，用来处理汉语而形成新的争论点，比如句法成分的移位问题，音步和韵律的问题。之所以成为新的争论热点，显然也是因为新搬用的理论用起来不顺畅、不协调的地方很多。有的问题，例如主语和宾语的问题，曾经是热点，后来问题基本解决，取得共识，而

新的问题又出来了，如主语和话题继而成为一个不断争论的问题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主宾语的问题得以基本解决、取得共识，这是摆脱印欧语那种主宾语观念的结果。

国外的理论在不断的翻新，出来一个我们跟进一个，有时候人家已经翻新了，声明放弃原来的理论框架，我们还在吭哧吭哧按照人家那个老框架在思考和行事，有不知所措的感觉。许多人觉得这样下去总不是个事儿，想要改变现状。但也有不少人以重视和彰显语言的“共性”为理由，想维持现状，其实他们所说的“共性”是以人家提出的那一套理论为参照的，却忽略或者无视汉语的个性。共性寓于个性之中，没有语言的个性哪来语言的共性呢？近年来，国际语言学界逐渐形成一个认识，要弄清人类语言的本质，先要充分了解语言的多样性。我的同道朋友朱晓农君说，*universals*（共性）应该音义兼顾翻译成“有你我式”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，不是只有你没有我，对此我十分赞同。据我所知，国外很多学者也不希望我们只是跟着他们走，而是想听到基于本土语言事实提出的新见解，发出的新声音，使他们也能从中得到启发。

一百多年西学东渐，语言学领域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息，另一方面，摆脱印欧语传统观念的束缚的努力也一直没有停息。我们的前辈早已为我们指

明了方向，要进一步摆脱印欧语传统观念的束缚。正如朱德熙先生生前所言，很大一部分的争论问题是由于受这种观念的影响，先入为主，以致看不清汉语语法的本来面目引起的，要是我们能摆脱这种干扰，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，有许多争论本来是不会发生的。还说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，今天可能还在不知不觉中受传统观念的摆布，那就要等后人来纠正了。朱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学术遗产中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，汉语的动词做主宾语的时候没有印欧语的那种“名词化”，这是摆脱干扰的一次实践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。吕叔湘先生跟朱德熙先生的想法一致，在晚年向我们发出语法研究要“大破特破”的号召，要把“词”“动词”“形容词”“主语”“宾语”等名称暂时抛弃，要敢于触动一些原先不敢动他一动的条条框框。

吕先生和朱先生虽然是针对语法研究而言，为我们指出的方向却是适用于整个汉语的研究。汉语的语法是“大语法”，语言的组织运行之法，包括语音、语义和用法在内，过去按“小语法”来理解汉语的语法，这本身就是受印欧语传统观念的影响。

策划这套丛书的出发点就是响应“摆脱干扰、大破特破”的呼吁。近年来这方面的努力比较显著，有了一些新的进展，有必要做个总结，理清思路，明确方向，

继续前进。这套丛书因此也可以叫“破立丛书”，每一册就某个具体的热点问题，先对以往的研究加以梳理和评析，指出破除传统观念、摆脱干扰的必要性，然后摆出新的观点并加以论证，目的是让读者明了问题的来龙去脉、症结所在，活泼思想，减少执着。这个设想有幸得到学林出版社的支持，使得想法得以实现。虽说“破字当头，立在其中”，但要真正立起来，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，还有艰苦的工作要做，目前书中摆出的新观点、新思想还大有充实完善的必要，甚至有修正取代的可能。

策划这套书还有一个出发点是写法，虽然讨论的是复杂的学术问题，但还是要写得浅显一点，通俗一点，尽量少用难懂的名称术语，篇幅简短一些，一个问题一个小册子，不让一般读者觉得深奥繁复，不得要领，望而生畏。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，目前的面目还大有改进的余地。

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仅对专门从事语言研究的人，不管是老将还是刚入门的新手，对广大的语言教师，包括外语和母语的教学，都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，而且希望那些对语言问题感兴趣的朋友，那些在语言工程、信息处理、语言心理、语言哲学、社会语言学等领域的人士也能从中获得一些知识，得到一些启示。

2017年12月12日

# 目 录

总序 / 沈家煊	1
引言	1
<b>1 韵律与句法互动研究</b>	9
1.1 句法制约韵律	11
1.2 韵律制约句法	14
1.3 直接句法假设与间接句法假设	17
1.4 韵律单位与韵律层级	21
1.5 小结	24
<b>2 汉语韵律语法研究</b>	26
2.1 问题的提出	27
2.2 重音规则控制论	34
2.3 句法语义决定论	55
2.4 基于象似原则的标记关联模式	77

## 韵律和语法

2.5 小结	92
<b>3 汉语节奏是轻重型还是松紧型</b>	<b>94</b>
3.1 汉语有没有词重音	94
3.2 什么控制了汉语的节奏	99
3.3 汉语的韵律层级	104
3.4 小结	117
<b>4 “大语法”——对汉语韵律语法的反思</b>	<b>119</b>
<b>参考文献</b>	<b>127</b>

# 引言

## 1 韵律的含义

“韵律”这个词对很多普通读者而言是指“诗词中的平仄格式和押韵规则”（《现代汉语词典（第6版）》）。这个定义是狭义的“韵律”，对这类韵律的研究，可以追溯到古代语文学时期。

汉语历来重视韵律的作用，说话行文讲究声韵和谐。王力在《汉语诗律学》中就指出：“诗歌起源之早，是出于一般人想象之外的。……韵文以韵语为基础，而韵语的产生远在文字的产生之前，这是毫无疑义的。”“这里所谓韵语，除了诗歌之外，还包括着格言，俗谚，及一切有韵的文章。譬如后代的汤头歌诀和六言告示……古人著理论的书，有全部用韵语的，例如《老子》。有部分用韵语的，如《荀子》《庄子》《列子》《文子》《吕氏春秋》《淮南子》《法言》等。文告和卜易铭刻等，也掺杂着韵语，例如《尚书》《易经》和周

## 韵律和语法

代的金石文字。”而到了唐代以后，诗歌的形式更是趋于划一，对平仄、对仗和诗篇的字数，都有了很严格的规定。《切韵》更名为《唐韵》，成为押韵的标准。这不难理解，因为诗歌是艺术化的语言作品，诗词格律中所讲的抑扬顿挫、平仄押韵等，都是为了使音节之间合于自然之律。因此关于汉语的“韵律”特点，从古至今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，得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。

与诗歌韵文相比，散文不要求前句与后句平仄相对，不需要句句押韵，看起来对韵律似乎没有什么要求，但其实也不然。例如，虽然散文不那么讲究平仄与押韵，但也还是会在音节长短的选择上考虑音律协调问题。郭绍虞（1938）就提到：

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文中，“太守归而宾客从也”句，“宾客”是复音语词；至如“太守与客来饮于此”及“觥筹交错，坐起而喧哗者众宾欢也”诸句，所用的“宾”或“客”，又都是单音语词了。这不仅语词的单复之间不能更换，即如“宾”和“客”两个同样是单音词，也是不能代替的。

郭文虽然没有说明为什么这里语词的单复之间不能

互换，但我们也知道“太守归”是2+1式，出于对称协调的考虑，后面也最好是一个2+1式。所以虽然“宾客”与“宾”或“客”意义相同，却不能调换。这既是一个修辞问题，也是一个韵律问题，这里的“韵律”指的是前后文中音节数的对称。可见在汉语中，音节的数目也是影响声韵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现代语言学所说的“韵律”（prosody）与传统所指有些不同，它是现代语言学中超音段语音学和音系学的术语，统指音高、响度、语速、节奏等的变化（《现代语言学词典》克里斯特尔编，沈家煊译，2000）。为了区别于传统用法，语言学中还会倾向于使用“韵律特征”（prosodic features）这一名称。广义来看，通常所说的重音、声调、语调、音节数等也都属于韵律特征。

“韵律”有的时候也被称为“节律”。同样，“韵律特征”在有些书中也叫“节律特征”。当然，在节律音系学（metrical phonology）中，“节律”这个术语发展出了特殊的含义。而现代音系学中的“韵律”是由韵律音系学（prosodic phonology）提出的。张洪明（2014）特别指出，节律音系学与韵律音系学是不同的音系理论，两者在旨趣、内容、方法上都有所不同。前者作为音系学中的分支是专门研究节奏的，研究内容包括用来解释重音的特殊属性的图标法（即节律栅）以及节律栅

结构的基本参数，例如如何控制节律结构，如何把音节（或更准确地说把音节核）组成更大的节律单位，以及重音（特别是词重音）如何反映这种组合过程。后者研究的是韵律结构层级单位，研究内容包括特定的韵律结构单位是如何定义、构成和确定的，以及韵律结构层级树是如何构建的。因此，他认为“韵律”和“节律”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术语，不应混为一谈。本书基本遵照《现代语言学词典》的定义来使用“韵律”这个概念，但在介绍相关研究时，为引述方便，可能会不严格地使用“节律”来指代“韵律”。

## 2 韵律特征与句法语义的关系

韵律特征虽然是音系的一部分，但与语言系统中的形态、句法、语义、语用等相互影响。例如：

(1) 她看起来不高兴。

在这个句子里，重音可以落在“她”“看”“不”“高兴”等好几处，每个重音位置表明一个不同的语用意义。如果听话人问：“她怎么了？”说话人可能要突显的是“不高兴”，这也是最常规的读法。如果听话人

问：“谁不高兴？”说话人则需要将“她”突显出来。当听话人以为她很高兴时，说话人为了强调事实与听话人所了解的信息相反，就会用重音强调“不”。而如果重读“看”，说话人想表达的信息则可能是“实际情况与她看起来的样子不符”。

重音还可以反映一些句法信息。例如：

- (2) a. 'blackbird — b. black 'bird

如果把重音落在第一个单词上（如(2)a），这就是一个合成词，意为“乌鸫”；如果重音落在第二个单词上（如(2)b），就是一个定中短语，意为“黑色的鸟”。到底是短语还是词，是通过重音的位置来区分的。

林焘（1962）指出，一种语言的结构关系有时能从语音现象（包括语音的停顿、高低、轻重等）中反映出来。他还举例说，如果不考虑语音特点，有些句子的句法结构甚至就无法分析。例如：

- (3) 我不去叫他去

例(3)根据停顿和读音的轻重差异可以有多种解读。如果在第一个“去”后面有一个较大的停顿，

“他”和第二个“去”都不轻读，则全句由两个分句组成，第二个分句是递系结构。如果全句中间都没有较大的停顿，“他”和第二个“去”都轻读，那么全句就是由一个单句组成，“叫他去”是单句的一部分，它的结构就不是递系结构了。

同样，经典的“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”这个句子，之所以可以做多种解读，是停延位置和语调差异造成的，例如：

- (4) a. 下雨，天留客，天天留，我不留。（天下雨，我不想留）  
b. 下雨天，留客天，天留我？不留！（下雨与天留人无关）

从上面的例子可知，韵律特征在自然语言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吴宗济先生就曾经指出：“一个人所说的语言，不论其经意与否，其表达的语气、情调都和韵律有关。韵律特征的变化，可以帮助听者更好地理解说话人的语义。说话人的语气、态度、感情色彩、个人特点在句子的韵律特征中都有所体现，从而使句中音节的韵律特征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化，而说话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正是通过韵律特征的变化得到确切体现的。”（蔡莲红等 2001）

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把“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”几个字的单字音输入计算机中，不加任何韵律特征信息就让计算机合成后进行输出，大概没人能知道这句话的确切含义是什么。演员在模仿机器发声时，也常常采用这种方法，即将一句话中每个字的读音一个一个机械地念出来。因此，韵律不仅是语音研究的基本问题，也与语法、语义密切相关。

对汉语而言，音节数的多少也与语法存在某些关联。吕叔湘先生在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中明确指出，单双音节对词语结构的影响是汉语语法的特点之一。比如一个人姓“张”，就叫他“老张”或“小张”；可如果他姓“欧阳”，就只叫他“欧阳”，不叫他“老欧阳”或“小欧阳”。另外，单音的地名总带上类名，双音的就不需要，比如“日本”和“法国”。数目字也有类似的情形，一个月的头十天必须说成“一号”“二号”……“九号”“十号”，而“十一”以后带“号”字或不带“号”字都可以。这是现代汉语里的词语结构受单双音节的影响。

事实上，汉族人对音节的数目特别敏感，作诗和写散文都要“凭借音节数目来构思”<sup>①</sup>，即使是大致等义

---

① 赵元任：《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》，王洪君译，收录于《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02年。

的单音节和双音节，也会在风格色彩、语义和语法上存在差别（沈家煊 2017a）。因此，在汉语韵律语法研究中，音节数目的多少与句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的重点。